

護
城
河

輯
二

護城河

有一條河穿過這個城市，以及
那個城市。蜿蜒著奇異的夢想
像極那件圍裙，鑲著
青色的碎花圖案。
累的時候，打開身後那扇窗
河裡的魚就游了進來。

妳習慣走過落葉鋪成的街道
有些鬆軟，但值得等待。
陽光會在正午
曝曬一株行將枯萎的月見草
如妳的髮，在必要時
會捲起課堂上那道猶未完成的習題。

有時河水是天空飄過的詩句
略顯猶豫，但努力剪裁日漸豐腴的體態
幾個句號加上幾個逗號，設問句
是那些年慣常使用的口吻。
台灣欒樹盛放的季節，七月或者

九月，書房的琴鍵聲溢出了窗外
掉入那河，流經我有些疲態的臂膀。

我們經常在夜裡說著日出後的城市

比這夢更遠的夢裡，或許有著更真實的敘述

譬如那些守護溫暖的信諾，譬如

在這三十五平方城堡裡養的青春

說起鱗次櫛比的街廓，總有

一處窗沿可以棲息漸次凋敝的願望。

而我們堅守的堡壘外有一條流經愛與信念的河

在累了的時候打開身後那扇窗，河裡的雲

就游了進來。

· 本詩獲第六屆新北文學獎現代詩首獎

乾燥的季節

——給沉睡的母親

夏天是個乾燥的季節。

妳將無夢地醒來，或者

在迷途的夜繼續沉睡。

我們改變另一種想哭的方式

啜泣比呼吸還更悲哀。

妳說暈眩是種無法痊癒的病

閉上眼，瞬間躍入了黑夜。

再遠一點，就不難想像破碎的海

如何撐開一個比夢還真實的距離。

妳習慣這樣重複霉味的雨天

影子覆蓋逐漸疲困的視覺。

我嘗試劃開天空

傾瀉下來的白是更黑的夜。

夏天是個乾燥的季節。

我們練習把潮濕的夢擰乾

在記憶的隙縫摻入更多五月的線索

假裝是那夢裡走失的春天

不曾醒來的窗外下起失眠的雪。

· 本詩獲第五屆海峽兩岸漂母杯文學獎現代詩三等獎

秋天寄來一封信

——詩記朱點人〈秋信〉

清晨在顫動的微光中甦醒

漸次淡去的蟲鳴與群鴨對話之前

總有些心事匿居在桃花源深處

總想問問，那五株

閒來無事的柳樹可還好嗎？

只是北方的冷空氣匆忙地來

文天祥的地窖裡想是有些濕冷的

唯你時時忖度他憂憤的思緒

那丹青上的歷史

可有你仰望的典範

列車駛出時空的舊記憶

擊鉢吟的聲響或許依然激昂

啊！東方。霧色擠不過那山頭

海內十洲的山川不遠，艤舸

在淡水河岸形塑繁華的舊夢

那座比山還高的城門

像頭癡笑的巨獸攢動在驛站的札門

博覽會是一枚炫目的帝國徽章

鏤刻著東方升起的光，那日光

穿越太平洋，四十年或五十年

田野間閃動的銀光依舊

南方的土地依舊。撫臺衙

佇立的植物園裡落下來一葉向晚的梧桐

敘述那年——

秋天寄來一封關於秋天的信。

夢與另一個夢

——致高雄 731 事件

別又做一個重複的夢

以為月光將能劈開困鎖城市的迷霧

臆想啟始的旅程在黑夜中展開

有些怦然的音符會在街廓裡擴散開來

炫目的火光引燃塌陷的土地

然後驚心的以為，夢會再喚醒另一個夢。

如此傾聽路過的風聲

或許只是翻翻陳舊的書冊

拾起偶然掉下的一枚故事，或許

在街角的某處我們仍能並坐，呼吸

渾濁的空氣，聊起屬於夜的悲傷

然而月光其實並不多。

有些喧嘩的囁語鼓起了躁動的風聲

有些焦慮開始流浪於街頭打翻過期的酒

暗夜的溝渠在溪壑間流傳難解的謠言

訴說著入夜以來的某種尊嚴與絕望

踩過每一片變了顏色的泥土……。

這一夜，我們翻開了書裡

那自眼角溢出的詩

黎明是一種未知的渴望

夜色又掉下來，成為一個夢的起點

那裡或許有一池夏日的荷香

迎迓著迷途而來的花魂

七月的臉譜

——給父親

一個記憶的臉譜

摹寫著每條曾經攜手走過的路

從阡陌遙想遠方的海，在起風時

適巧吹散我們剛捏塑的雲

故事會在歲月中淡成一條線

鑲嵌在手掌上；那雲形的螺紋

印著眼神中的某種堅定

或者悲哀，或者嚴謹地訴說

生命中某些的可能，與不可能。

如同秋日來的風，夏日來的雨

我們卻掌握不了什麼？

除了詩與生活，還有那些

你不甚了解的夢想，在我們身前

挖掘出跨越不了的河

用來灌溉水稻、時蔬，以及

心中的一方夢土。然而旱地上

玫瑰長滿了刺不時劃傷我們的手臂

腳底結了繭也仍滿是傷痕，痛

不過是一種觸覺的感受

就像寒冬的嚴霜會灼傷雙眼

烈日卻冷不防穿過那道緊守的防線。

在還來不及憶起那幾畝田的收割季節

小溪的水早已潛入地底河流。那個夜

有微涼的風與紛飛的雨，霓虹

在最不可能的夜裡捏造著一則傳說

靜寂月色驀然撐起天際迎迓的橋

而那時，有一種憂傷穿越黑夜的彩虹

細雨是最後的淚，噙住喊不出的

兩個字。悲傷將從什麼地方開始

那一個廣闊的海啊！

佈滿各種難解的字符

一個是句號，更多是困惑的問號？

至於曾經遺忘的事已來不及向你說起

告別時，淚是偶而飄下的雨

如果有夢，我仍在這裡

等你。

2014.8.8 人間福報

雨中書

雨中獨行，詩句難成孤獨的優雅

猶豫的腳步踩過第幾個石階

潮濕地夜色穿越第幾次斂合的目光

第幾次，試圖從荒蕪的小徑折返，夜

已自深邃的夢裡緩緩靠近，並且試探的

伸手輕握一株將開而未開的薔薇。

那夜，溪流沉靜得如無聲掠過的記憶

我們思索著，找尋一片失落的寧靜

在更迭的季節留下善忘的眼神

有多少受潮的等待，仍佇留在黑暗中

我們烹煮成一再回憶的思念

溫暖，冷冽中孤寂的心事

遠山的意象駐足在暫歇的台階

樹是倚靠，心是追尋。

追尋著跚跚而來的希望，越過這寂靜。

獨行的步履重重踏過微潮的山徑

善忘的是孤寂還是春天的仰望。

像一莖脆弱的夜荷，張開網也網不住的思念
努力擎起這片薄薄的夜色，薄薄的
是微雨灑向黑暗的種子，試圖著讓愛
種植在荒誕地童話裡我們無法憶起的掌故
如同這夜，夢只剩一張陌生的臉孔
在廊廓間織成我們怎麼也掌握不了的詩

《創世紀詩刊》180期

夢別

夢為遠別啼難喚

書被催成墨未濃——李商隱

夢張開了翅膀，轉身離開。

那時，天空還有些幽黯

我們仍在找尋一處可以棲息的地方

星子們躲起來

擦拭著隱匿在眼角的光害

那有些潮濕，像是水晶上偶然的結露

透明的以為不曾如霧一樣散落

成為迷途的旅程中最脆弱的眼神

就說這是一種可以被理解的記憶

偶而掉落，碎裂成一地野百合的花香

擴散在夜裡最幽微的角落

還有什麼能夠說明，手與手的別離

喟然地，像是輕輕放下的執念

有些聲響走過風，走過雨

走過微涼的海岸

試著掬起乍然醒來想念

夢張開了翅膀，離開。

我們仍在找尋適合降落的谷地

而記憶是一張破碎的網

迷途的月光將從另一個夢裡出發

起風的時候或許仍有不及說明的承諾

在遠方拓印著不能停歇的目光

2014.12.17 人間福報

夢說

佛前幾句話

細說已過了多少年

一聲靜默，歲月來去。

溪，可還傳說著若繼若離的故事。

那是捨斷離還是遠別的惡與障

幾聲梵唄中，心就靜了嗎？

竹林偶會飄過善解的雲

那些風，或是妳忘了攜走的影

水覆載著過多的想像與思念

觀音坑溪是否也有弱水三千

在冬日晨曦中，緩緩淌入

不知名的溪，妳留存的小徑

聽妳說起夢裡的手，有想望

的溫度。佛，或曾捻花微笑

暗喻著未曾傷逝的青春

許妳一個可以孵夢的森林

遲到的人，或許曾經猶豫

但堅毅的眼仍尋找著發亮的光

迴廊間有妳低吟的沉默嗎？

願樂欲聞或是不曾說起的佛前悲誓

而那時，必有一葉青竹

滑過妳的溪以及夢說的小徑

陪妳說著，我們曾經曾經說起的

許多事。

海邊

四月，我們回到海邊

想像從海底昇起的日光

將漫過天際成為不被期許的遠方

炫麗的故事，退回到岸邊

試著拾起一片落葉般被遺忘的往事

岩岸。浪花。風以及偶而飄過的雨。

心事就這麼多了。沒有頻頻探詢的腳步聲

春天只是一個影子與影子的對白，像

野百合，偶然佇足在垂立的山脈

潮汐越過海岸線，有時鬆軟地

陷入思考，努力踩過依然潮濕的沙灘

浪花是一種奇妙的語言，細數著

花信風每帶來婉約的轉折

如同蒲公英追尋著沒有終點的旅行

在月光昇起前，輕緩地降落在宿命的地方。

然而四月，我們回到海邊

想像日光將從海底昇起，錯過的旅程

能不能再來，像浪花重複著雷同的節奏。

有時，目光耦合處鏈結著熟悉的語言

標記不會褪色的風景，是裱貼在天空的詩

還是跟隨著氣旋翩然起舞的夢，以及

夢境外一封遠方寄來的信。

飛翔

開始有了飛翔的殘念

遙遠的旅程總有絕美的風景

距離會在光影中

拖曳成長尾巴的風聲

竊笑著，在粉斑蝶的夏天

我們互許一個最不完美的夢

或說是那憂鬱的眼神

有一種過於優越的明亮與堅持

迎著向陽的風，在日光落下的片刻

迅速剪成孤獨的影子

但一切還來得及改變嗎？

關於春天或者秋天

總像是不能語譯的天空

有些忿懣與難解的顏色

耳語會在夜色裡

支解成不被期待的謊言

該如何記起這脆弱的約定

冰點刺痛了雙眼。開始練習沈默

練習在洶湧的濤聲中，找尋

某種渴慕的自由

那謙稱可能的形容詞

是決意不再說起的飛翔。

三月，悲傷還未開始的時候

——說悲懷

黑是一種可懼的幸福

或是悲傷？媽媽。

圍籬的牆盛放著昂首的扶桑花

夏日的夜總是黝黑的。

螢火蟲偶爾會路經妳說的那則故事。

北極星棲息在山的另一邊

翻過去仍是瞳孔那樣深邃嗎？

春天剛過的夏天，亮得慘白的天空有種不成熟的味道。像是剛剪裁過的田埂，灌溉的渠道盛滿才要發生的幸福，水稻張開雙臂鼓舞著剛要甦醒的夏天，五月會有更多誕生的情節。

妳說，夜色必然是從河邊開始的。水流得多遠，故事便有多長。像午後漫開來的雷雨，桃樹剛結的嫩果，落在山間還未梳理的雲。妳說，日光必然也是在河邊開始，媽媽。更多尚未完成的農事，忙亂的三月就要翻過了四月。

四月有西亭的風聲涉水走來

沿著故事的邊境，妳說

在更遠的地方，更黑的夢境

是一種不可能的追尋與告別

翻開的族譜裡鐫刻著深奧的旁註。

大雨來臨的時刻，泛潮的河口不要嘆息哭泣

蜿蜒的觀音坑溪不再回頭。